

昏黃的燈光，洩臭的空氣，破舊的南牆酒館，我在百無聊賴的喝著冰藍之夢，這酒深邃斑斕，猶如帝國的貴婦名媛，雍郁迷人。一個年輕後人來到我面前，衣著樸素，舉止拘謹，漲紅著臉從懷裡摸出一個木盒放在桌子上，打開之後看著我，目光閃躲而又渴切。那是卡爾共和國最新发明的傳聲器，可以不借助元素符力就将声音传递到远方，對普通人來說確實称得上罕见，不过对于我嘛。我盯著後人好一會兒，緩緩放下酒杯，嘆了口氣，「說吧，孩子，你想知道些什麼」。後人一臉驚喜之色，「藍大師，您作為帝國甚至整個薇琴大陸最著名的傳唱詩人，又參與過十年前的落日之戰，請您告訴我極魔王實力到底如何？」我看著後人略顯幼稚的臉，笑著說道，「我不精于武技，所以不清楚邵思萍的實力有多強，不過集合六位圣劍师方能圍殺他，應該稱得上大陸第一人了吧。」

後人眼中露出一絲激动和狂热，「魔化之道就如此强盛麼？」「魔化之道认为身体力量本源是痛苦，向来追求淬炼自我，修煉之人痛苦越深，魔化效果越強，至今都沒有人知道魔化之道的極境」，说到这里，我眼前浮现出那个不可一世的身影，「或许，邵思萍会知道。」不过，魔化之道纵然强横决绝，也有一些重大缺陷。世人皆有喜有悲，難以只存其一，而且，痛苦越深，執念越深，性格也会越加扭曲，直到灭绝人性，非人非物。所以這種武道漸漸淪為下乘。既然邵思萍魔化之后实力如此强横，想必所受痛苦也非常人所能及」。

後人聽我毫不顧忌說著極魔王原來的名字，有些詫異，「那您知道邵思萍元帥為什麼會魔化為王嗎？」我想起當年那個眉角飛揚的帝國第一名將和後來陰沈狠毒的魔王，緩緩搖了搖頭，「我也不清楚，不過我知道那肯定是一個不眠之夜。」後人明显有點失望，哦了一聲，「请您告诉我，邵思萍元帥最後是怎麼死的？是被六位圣剑师困杀于列缺剑阵的麼？」對於這一點我也有些疑惑，十年前那一戰驚天泣地，滿天都是劍光，方圓五十里全部成為廢墟，三天后，六位剑师一回來就跟總閣嘀咕了了半天，隨後，總閣宣佈極魔王已經被列缺剑阵誅殺，却對过程含糊其辞，只顾着让我们几个发誓不再追溯下去。而從那以後極魔王再也沒有出現過，他入魔甚深，如果他活着，不可能不出来的。如果他死了，又为什么不详细解释一下呢？

这一直是埋在我心里的一个谜。不过，我并不准备告诉他这些，我刚想要给他一个官方的回答，旁邊一個滿臉油膩的酒鬼忽然站了起來，衣衫污濁不堪，脏兮兮的手裡拎著一瓶酒搖搖晃晃的走出了酒館，路過我身旁時，我恰巧瞥見他右手上一個淺紅色弯曲印記，好像是條龍，邪龍印記！那是魔王的標誌。

怎麼可能？我差点低呼出来。

我起身拍了拍後人的肩膀，留下一句，「幫我結賬」之後迅速追出了酒館，只见月色熹微，街道冷冷清清，一個人影也沒有。我左腳輕踏下地面，翻身上了屋頂，施展了洞明五通术，抬头张望，夜幕深沈，遠處一片漆黑。他走的可真快，此刻我心裡充滿驚疑，那人相貌外形絕不是邵思萍，可是不是他又會有誰有邪龍印記而沒被帝國仲裁使發現呢？那人手上如果不是邪龙印记，又怎么能瞒得过我的法术？

沈思半響，我忽然想起那個年轻後人，是的，他眼中有著隱藏不住的野心和對力量的渴望，頓時有了主意，從懷裡掏出一個纸鹤，輕聲說了幾句話，鬆開手，紙鶴慢慢飛了出去。

我给了这个后人一些引导，想必他一定會不顾一切选择魔化之道，那么無論是武技還是邵思萍的消息他一定不会放过。我只需要跟在他後面即可，這應該是沒違背我當初在帝君面前發的毒誓吧，我有些得意，哈哈大笑幾聲後，提氣縱身幾個起落，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